我和我的老伙计

魏宝祥

夕阳西垂,余晖倾洒在陇中连绵的黄土沟壑间,此时我伫立在操作台前,轻轻擦拭着无人机机身上的划痕。左翼那道剐痕,是2022年在山林巡查时,不小心撞在树枝上留下的;机腹的凹痕,则是2024年一次紧急迫降的“印记”。这些痕迹对我来说,就像无声的勋章,记录着我和这个“老伙计”五年来在山野间的每一次紧张与喜悦。

我是魏宝祥,在通渭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公益诉讼取证工作。记得我刚到单位时,办案方式还停留在“靠两条腿漫山遍野找线索”的阶段。我们部门的同事常说:“以前找线索,一天走十几里路,啥也找不着是常事。”这话,道出了我们的无奈。直到那次,接到山里有非法倒垃圾的线索,我第一次操控无人机起飞。当镜头扫过山谷,一片白色反光映入眼帘——堆积如山的塑料袋和建筑垃圾暴露无遗。要是放在以前,我们得在山里摸爬两三天,还不一定能找到。而无人机回传的画面,让我们当天就锁定了证据,效率提高了好几倍。那一刻,我知道,这个“新伙伴”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办案方式。

从那以后,我的操作台上渐渐摆满了各种无人机配件:抗风的螺旋桨、夜间用的红外镜头、测水质的传感器……每个案子情况不同,得给它换上合适的“装备”。2023年清明刚过,常河村的王大爷因为地里突然多了碎石块,愁得直叹气。接到线索后,我没有急着打开无人机箱子,而是先绕着村东头的梯田走了三圈。布鞋踩过田埂时,我留意到新翻的土块里混着棱角分明的青石块,石面上还沾着陌生的红土。我知道,如果直接高空拍摄,可能会漏掉这些细碎的线索。于是,我将无人机飞行高度降到1.5米,速度压到每秒1米,镜头几乎贴着麦苗尖移动。200多张照片,我逐行比对,终于在126张照片里发现了拖拉机履带印,顺着印辙,锁定了5处倾倒点。

最终,看着村民们跟着定位去清运石块,我揉着发涩的眼睛笑了。种地的人最等不起时令,我们多花点时间又何妨?

无人机用得多了,我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:先用广角镜头扫全景,再用变焦镜头盯疑点,最后用微距镜头拍细节。这些年我和我的“老伙计”参与了所有公益诉讼案件的取证,办案时间比以前少了近一半。但我始终觉得,无人机不是冷冰冰的机器,得和人的经验结合起来。2024年汛期前,在牛谷河例行巡查时,我发现水面反光异常。我蹲在岸边观察,发现水流速度比平时快,河底有新翻的泥沙痕迹。于是,我操控无人机沿河道低空侧飞,开启“水面光谱分析”模式,果然发现了3处河床深度骤降区——那是非法采砂船留下的“伤口”。为了固定证据,我连续多日在黎明前起飞无人机,利用长焦镜头拍摄采砂船的船号和作业轨迹。

记得有一天,雾气太大导致无人机避障系统报警,我硬是手动操控着机子贴着水面1米高飞行,才拍到清晰的船身编号。最终,这组“凌晨证据链”让1家非法采砂企业受到处罚,河道生态修复工程也提前启动。

五年来,无人机换了三代,机身上总有些手写的备注:“2020.5.7垃圾场首战”“2022.10.20牛谷河巡查”……这些字和飞行数据一起,记录着我们在山野间飞过的路、走过的河。每当我操控着无人机起飞,眼睛盯着屏幕,它们不会说话,但镜头能替它们“告状”。

现在,我又要给无人机装上夜间用的螺旋桨了。只要还有需要守护的地方,我和我的“老伙计”就会一直飞下去。

(作者单位:甘肃省通渭县人民检察院)

非虚构作品展

一只铜茶缸

刘柳

院里的检察史陈列馆内,又新添了珍贵的文物——一个铜茶缸。

铜茶缸拿在手里沉甸甸的,虽然历经七十余年的风雨,底部已生了一层绿色铜锈,但透过岁月的包浆,依然闪耀着黄铜明晃晃的特有光泽。特别是缸体“抗美援朝 卫国保家”八个繁体大字,清清楚楚地环绕于铜茶缸四周,默默地见证着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。

轻轻地掀开已被革命前辈的手摩挲得金黄发亮的茶缸盖,再轻轻地盖上,清脆的铜音顿时响起,如无意间拨动了一根久违的琴弦。

这只铜茶缸,来自济源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的第一任检察长张占华。

不久前,我专程赶到济源市克井镇大社村,走进张老居住的小院,拜访这位年逾九旬依然耳聪目明、思路清晰的检察前辈。

大社村背靠太行山南麓,山下的盘谷寺,曾经是唐朝官员李愿隐居之地,一代文豪韩愈专门为他的好友李愿写了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,在此类文体中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。寺后有清朝乾隆皇帝的摩崖石刻。

远远望去,依山而建的盘谷寺金碧辉煌,寺前是一大片碧绿的麦田,寺后山林新绿绽放、繁花点点。

按照张老的嘱咐,很容易就找到了他家。小院青砖灰瓦,质朴、幽静,几竿翠竹在风中低语,一株繁茂的桂花树在悄悄积蓄着力量。桂花树下,站着笑意盈盈的张老。得知我要去看他,张老一大早就等在院子里了。

我快步上前,送上鲜花,同时握住张老温暖有力的手:

“张检好,您身体咋样?”

“还好还好,快坐下。”

去年秋天,我曾通过张老的亲属介绍想去探望他,因张老秋冬季节感染风寒,所以一直未能如愿。这次终于见到,内心自然十分欣慰。张老也很激动,他说自己1981年8月离开检察院后,一直关注检察院的发展,还问了我济源两级检察机关的组织架构和“两反”转隶情况,让我无意中窥见张老那颗始终与检察事业同频共振的初心。

拜访张老,旨在落实最高检关于走访“老检察”、抢救性地挖掘检察史的要求。张老很感慨,给我讲述了他在党的领导、关怀下,一步步从讨饭娃、孤儿成长为新中国检察长的故事。

1953年河南省济源县委通讯员合影,右为张占华。

“我出生在1932年,父亲早亡,童年时社会动荡,国民政府腐败无能,人民饥寒交迫。1942年,战争灾难加上旱灾、蝗灾,庄稼颗粒无收。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去山西逃荒要饭,姐姐和母亲先后饿死途中,我靠着乞讨来的半个窝头活了下来。”

“也是在这次乞讨途中,我学会了一些抗日救亡歌曲,像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松花江上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黄河大合唱》等,今天唱起来,眼泪仍然会落下来。”

“回到村里后,我拜一个匠人为师学打草鞋,靠着这个手艺,勉强糊口。1946年,八路军在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指挥下,解放了济源。我就在县政府(当时叫作济源县民主政府)门口,白天以卖草鞋为生,晚上参加扫盲班,识了一些字。”

“1949年秋天,县政府门口张贴了一则告示,大意是招一名勤务员。我就报了名。填了表后,就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,很亲切地问了我的出身和家里情况。他身材魁梧,浓眉下一双睿智的眼睛,让我心生敬意。他说:‘你叫占华吧?今天,县里给你一个任务,你去王屋林山村给山河(化名)送封信,尽快返回。’我痛快答应。后来才知道,这位干部竟然是济源县的县长许子善。”

“许县长把信交给我已是中午,我带着几双草鞋当掩护,把信揣在贴身的棉袄内里,又担心丢失,找了块布用针线缝好,就急速出发了。从县城到王屋林山有七八十里路,我一路西行,过李八庄、石匣村后,沿西边山道继续走。那时候,山上豺狼虎豹都有,还常有土匪劫道。我扮成卖草鞋的人,连夜走了十来个小时,一直走到天蒙蒙亮,才终于到了林山村。我找到了那个叫山河的干部,把信交给他。”

“他说:‘小伙子,你先吃饭,我看看信。’大约有一刻钟的时间吧,山河就回来了,他拿了一封信对我说:‘小伙子,许县长的信很重要,你休息休息回去,把回信给许县长。’”

“我那时虽然感觉很累,但就着咸菜吃了七八个窝窝头后,感到劲头又恢复了,就想迫不及待地赶回去。我说:‘领导,我不累,想早点回去。’山河说:‘嗯,那好吧,白天也安全点。’他安排勤务员又给我装了几个窝窝头,打了点水,我就回城了。”

“途中,我想,县长这么大的官让我一个孤儿去送信,他到底是咋想的?我那时也顾不上琢磨了,一门心思想着尽快回去,把信交给许县长。回去的路又顺又快,到了县政府,得知许县长下村了,我又不放心把回信交给其他人,就在门口等着他。天快黑了,许县长才回来。”

“他一见到我就说:‘占华,你回来得很快啊。’我说:‘许县长,我晌午就到了,知道你下村了,信给别人我也不放心,就在这儿一直等你。’说着我把内衣衬的线拽开,取出回信交给了许县长。他说:‘呦,你这小机灵鬼!怎么知道我是县长?’我说:‘是山河首长讲的。’许县长笑了笑,说:‘赶紧去食堂吃饭吧。’到食堂我一顿狼吞虎咽后,才想起来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,于是就在县政府会议室的长条板凳上睡着了。我睡醒后发现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,我的身上还多了一床棉被。后来才知道是许县长怕我受凉,让他的通讯员给我盖的。”

“我起来洗了把脸,记得那天早上的太阳红彤彤的。这时候,许县长的通讯员走过来,让我和他一起到县长办公室。许县长的办公室在老土房里面,非常简陋,还能感觉到明显的潮气。他当时戴着眼镜正在批阅文件,抬头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,点头示意我先坐下。大约十多分钟后,许县长对我说:‘占华,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,这次给你的任务,实际上也是对你能力的一次考验。对你的出身和家庭成分,组织上也了解清楚了,你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?’我一听,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我感觉,我这个孤儿终于有了‘家’。我哭着说:‘我愿意。’许县长拍着我的肩膀,笑着说:‘从今天开始,你就是我的勤务员了。你认识的字还不够,要认真学习。这是我送你的四角字典,你要一边学习,一边工作。’我握着许县长的手,感觉非常温暖。”

“后来我才知道,许县长早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的革命根据地做政法工作,是地地道道的‘老革命’了。他既是我的领导,更是我的恩师。在他的指引下,我1950年投入了党的怀抱,那年我18岁。1952年许县长去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,临别时特意找我谈话,说:‘占华,是党给了你二次生命,所以一辈子都要知党恩,为党积极工作,全心全意做好人民的勤务员。’说罢,许县长把一个錾刻有‘抗美援朝 卫国保家’的铜质茶缸送给我作留念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只铜茶缸,非常感动。这只铜茶缸我使用了一段时间,后来就舍不得再用,又怕磕了碰了,我爱人就做了个布袋子包着,一直珍藏至今。”

“1978年,我46岁,时任县委书记王荣森找我谈话。王书记说:‘占华,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恢复了人民检察院,新乡地委有要求,济源县要走在前面,组织考虑你年富力强,让你去挑起这副担子,县委全力支持你,尽快恢复重建。’我回答只有一句话:‘保证完成任务。’”

“1978年8月,我任济源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,同时县委将济源县公安局副局长陈传桐、郭家法分别调入检察院任职。”

“万事开头难。检察院恢复重建,初期是最不容易的。工作充实,压力也大。组织委以重任,既是信任,也是重托,如果这个‘家’我安不好,何以面对组织的托付和干警的信任呢?但,就是这最难的时候,大家群策群力,加班加点,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快速推进,最终成为新乡地区(当时济源县隶属新乡地区)恢复重建检察院的排头院。”

“那会儿我对检察业务一窍不通,只能现学现卖。白天抱着法律条文啃,晚上拉着老检察、老公安还有法律专业的年轻人唠嗑,逮着机会就请教。当时院里拢共就十来号人,办公在老县委边上两排小土房,屋内非常潮湿,屋顶是用高粱秆和手工编的芦苇席搭的棚子,一到雨天,外面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,办公条件非常差,俩人挤一张老木头桌子,法律文书全靠老油印机一张一张推,结案的案卷全锁在一个铁皮保险柜里。”

“1981年8月,我调到县纪委任副书记。纪委工作业务和检察机关业务也有许多交叉,我一直关注检察事业的发展,特别是我得知1984年济源县人民检察院被评为全国先进检察院后,激动了许久。因为,检察工作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。”

临别,张老从里屋拿出了一只枣红色的布口袋,从里面小心取出那只铜茶缸,郑重地赠予我。我发现,那只布口袋上,还有一颗红五星,是用红布剪成后在缝纫机上轧上去的。此外袋口有白绳能够抽紧,布袋下方的两个角上还镶嵌了更结实的布。看得出,这只由张老的妻子精心制作的袋子,七十年来一直在呵护着那只珍贵的铜茶缸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)

别抓“癞疙包”

陈亮

第一次给村民讲抓“癞疙包”20只以上要入刑时,开会的好几个村民忍不住笑了起来,胆大活跃的还反问我:“癞疙包有啥子用嘛,田间地头多得很,抓20个就要去蹲班房?”我成竹在胸,准备以案说法,我们检察院才办过这么一个案件,就是偷抓“癞疙包”,2元一个卖给中药贩子。有现行案例,给村民普法时,效果要比念法条好得多。

“前些日子,就在东塔,有个村民夜里逮癞疙包,抓了有80来个,后来被判了……”

我案例还没有讲完,下面又说起来了,一个妇女问我:“为啥抓个那东西就犯了法?”

“法律规定了,癞疙包是‘三有’动物。‘三有’动物就是有益的,有重要经济价值,有重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。”我念了概念作回答,完全败下阵来,案例没有讲活,也没有讲清楚为啥要保护,最后只能苍白地说一句:“这是法律规定的。”

“癞疙包”就是癞蛤蟆、蟾蜍,是我们四川三台的本地方言。究其由来,黄侃在《蕲春语》中说:“海宁语谓之癞,亦曰癞格博,格博即虾蟆音转也。癞者以皮多痱瘰,‘格博’即‘虾蟆’音转也。吾谓之癞格谱;格谱即虾蟆之异音。”看看吧,这比法条复杂多了!

2018年到2021年,我驻村扶贫,当时村上每个月要开办两次农民夜校,分工时普法那一块就由我负责。

常规地,我只讲一些偷鸡摸狗类的盗窃案件,最常说的是秦某某兄弟偷牛案,两年里兄弟俩开个皮卡流窜偷盗130多头牛,涉案100万元左右。

余下的案例随机挑选,当前什么社会现象热门就讲什么,三年时间里,讲过扫黑除恶的典型案例,讲过环保案例,讲过家暴、校园霸凌,唯独没有讲过野生动物保护。

在农村,野生动物特指那些稀奇罕见的动物,像野猪或者梅花鹿。同村民聊天,如果你指着一只大山雀告诉他们,那是野生动物,准会被笑,“家雀”嘛,又算哪门子野生动物。

相较于我的故乡甘肃,四川人更多,开发得更好,人居区域极少能看见大型野生动物。而甘肃省两当县不一样,整个县满打满算4万多人,幅员又辽阔,走在那边的山地,动辄遇见野生动物。

冬春季最容易遇见的是红腹锦鸡和野鸡,一路顺着马路觅食,完全无视来往车辆。夏秋季野猪、狐狸、黄鼠狼和刺猬最常见。2004年父亲在老家养山羊、大黄羊,散放,有两回羊在河对岸吃草,下午的时候点数,居然多出来了几只。父亲很激动以为是母羊生了,火急火燎地下河爬坡去接崽子,到了才发现,什么小羊羔子,分明是小野猪,三四十斤重的半大猪,夹在一堆黄羊里,远看确实很相像。

野猪多庄稼就不好种,从玉米挂穗时候起,就要搭建起“号棚子”整夜守号。直到今天,老家种地的,一整个夏秋一入夜就得牵着狗去“号棚子”守号。“号棚子”一般搭建在玉米地正中央,四根木头作基柱,顶个茅草的盖,中间部分用灌木条或者竹子编个篱笆,就是晚上休息的地方。狗绑在“号棚子”下面,夜里狗一叫,守号的人就拿出来号筒,呜呜嘟嘟地吹一阵,声音苍凉,有点像古代行军时的冲锋号。

野猪伶俐,这样的办法有时候不管用。有一年我随同父亲守号,夜里狗扯断铁链跑了,人睡得太死,野猪糟践玉米居然糟践到“号棚子”下面了。正经地吃它又能吃多少,尽糟践了,一头大猪一夜里多了能糟践小半亩的地。遇见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,山大林深,等人发觉的时候猪早就跑了,只能回去把狗揍一顿出气。

当然农民也不是什么都不做不去反击,土枪收走后,有一段时间就在玉米地边上放捕兽夹。但据我所知,夹住的野猪不多,反倒是许多狗遭了殃。地界宽,野猪是随性来,也没个常路。可狗闻着人的味道就去了,那几年村上很有一批残疾的狗。

除了野猪,经常光顾的还有刺猬和黄鼠狼。刺猬一般爱去黄豆地,秋天的早上,一夜雨后,有些发懒的刺猬就直接住在地里了。野生的刺猬并不像动物园里看到的样子,很有攻击性,人走近它,会听见低沉的呼噜声,那是在警告你不要靠近。

有一句俗语叫“狗咬刺猬,无处下嘴”,那是遇见不会咬的狗。有一年白姨家养了一只叫小雪的狗子,极聪明,懂得把刺猬弄进河里淹一淹再咬,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学的本领。刺猬遇水,顶多两分钟就要伸头出水呼吸,小雪就照着刺猬的头咬过去,百试百灵。这样一来刺猬就遭了瘟,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见小雪辗转在各个黄豆地里找刺猬。

至于黄鼠狼,那就太常见了,俗语有“黄鼠狼给鸡拜年,没安好心”,其实黄鼠狼不怎么攻击鸡,大鸡它没法子,打不过,小的有翅膀,远远看见了一翅也就飞走了。

村人真正要防范的是狐狸。狐狸个大,偷袭连鹅都能咬死,鸡更不是问题了。防狐狸怎么防?养鹅,多养几只一般就能防住,实在防不住也没办法。

不过记忆里狐狸真正拖走的鸡其实不多,倒是我和弟弟让狐狸背过几次锅。想吃鸡了,就打死一只,然后借口是狐狸咬了,我们撵走狐狸捡回来的。这样的办法也不能多用,否则被识破要挨打。

最近几年老家人是越来越少了,各种野生动物都在增加,但狐狸反而少了,有些不可思议。有一年,村上一家姓余的打死了一只狐狸,高高地挂起来,老人都说不吉利,小伙子没听,结果没多久就出了车祸,好在受伤不太严重。在我们那里,狐狸有一种神秘色彩,等闲伤害不得。我不知道这个风俗是不是我们那儿独有。

走兽平时遇见的机会也不多,遇见频率最高的野生动物是鸟类,鸟类中除开人类驯化的几种家禽,余下来的几乎全是野生动物。大山雀是个小偷,爱吃肉多过粮食和坚果。喜鹊是“社会一哥”,常常聚群打架。乌鸦其实飞得很高,平时也不容易见,比喜鹊高冷得多。从身体比例看,麻雀也是大长腿。鸟类如果细细观察的话,是有许多有趣之处的。

再说回四川吧,这边虽然没有老家那么多野生动物,但因为水田多,水鸟资源也丰富得多。芦苇塘子和堰塘里,常常可以看见成群的野鸭子游水,这也是近年来才看见的,以前没这么多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,遗憾的是,有许多动物都看不见了。我在村上扶贫三年,一次也没看到过蛇。夏日的水田边,蛙声也是稀稀落落的,不成片。现今稻花香依旧,蛙声却成不了片了。希望不久的将来,我们依旧可以“听取蛙声一片”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)

油桐花开

刘雪杭

五月桐花“五月雪”

初夏的山坡在一场又一场雷雨中,油亮生动。小满节气后,木兰溪一改温婉,开始澎湃热烈。这些油桐名气极小,普通得有点乏善可陈。即使常见,当你指向山坡,身边竟也没几人能唤出它的名字。

油桐的树籽是生产桐油的主要原料,桐油常使用于船舶的防水。福州的油纸伞也正是因为桐油才有了穿行雨幕的灵魂,永不被风雨侵蚀。这种比樱花更高大的油桐树,每年3月长叶,5月开花,花型优美,花期短暂,开花时密密匝匝,如飘浮在空中的云,又如落下的雪,因而被称为“五月雪”。

但它是善解人意的,为了方便人们收获果实,它不像梧桐、泡桐那样生得挺拔高大,而是在主干不高处就分出枝杈,杈上再分杈,像华盖一样站着。暮春至初夏,等到万紫千红开遍,千树万树桐花开,远远望去仿佛一幕幕雪瀑;靠近端详,那一朵朵五瓣小花晶莹剔透,红黄色的花蕊点缀其中,娟秀雅致。

油桐花开,仿佛世间所有的生命都应约而来,在刹那间同时欢呼,同时飞旋。它们开花纯粹是为了结籽,当你无视走过,在你身后洁白的花瓣已然落了一地!

入秋,黄叶纷纷飘落,便是收获的时候。桐果的外皮是多丝状纤维,像椰子一样不易剥开,需在水中沤上几天,再暴晒数日,桐壳才会咧开嘴,蹦出桐籽。

结籽是为了榨油。桐油的附着力强、容易干燥、光泽度好,因此用途甚广,可用于建筑和工业的防腐、防锈、防水等,亦可做杀虫剂或肥皂等的原料。桐油油过的木制家具、门窗、乐器,格外结实,且美观。桐油与石灰按一定比例混合搅拌后,还可以夯实地基。

油桐树是大戟科油桐属落叶乔木,而这个家族的植物基本有毒,自然油桐树也是全株都有毒,特别是它的果实毒性最强。所以大家见到它的果实,可别当成核桃来食用了,这个果实是吃不得的。

油桐树在我国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,早在千年前,古人就已发现油桐树的价值,并将其记载于各类古籍之中。在《本草纲目》中,就有关于油桐树的记录,那时人们已经知道其种子榨出的油具有多种用途。唐代工匠将桐油与石灰混合,制成防水油灰,让船只劈波斩浪;宋代官府专设“桐油作司”,将油桐籽榨出的“黄金液体”用于建筑、漆器,甚至作为贡品送往宫廷。从毒木到工业原料的蜕变,油桐在人类智慧中完成了惊心动魄的逆袭。

在土木华章的时代,桐油是建筑奇迹的守护神。北京紫禁城金柱上的桐油涂层历经六百年风雨依旧光润如新,山西应县木塔的斗拱在桐油保护下抵抗了40次地震。郑和宝船的船体因桐油浸渍而征服惊涛骇浪,茶马古道的马帮用桐油布包裹货物穿越瘴疠之地。这种天然涂料创造了木构建筑千年不朽的奇迹。

油桐的药用价值也高,味甘,性微寒,能升能降,能泻能散,能补能收,阴中之阳,无毒,入心肝脾肺肾五脏。有清大热、解毒、疏风、明目益肝、散湿除痹、开郁解燥之功,主治死肌败肉、诸风头眩、脑骨头痛、四肢游风、目赤肿痛等症。它能消肿杀虫,常用于治疗肠炎、痢疾。

记得母亲曾说:“栽桑种桐,子孙不愁。”它不择地势、不嫌贫瘠,无论田园、山麓和沟旁,种子落地、萌芽生长。那漫山遍野的油桐是朴素、低调、实用的,像极了站在灶头终日操劳的妈妈,它的用处多在俗务,难怪容易让人熟视无睹!

油桐的花语是情窦初开,这情也包括为人子女的顿悟吧。诗人席慕蓉曾写下这样的诗句:

“如何让你遇见我/在我最美丽的时刻/为这/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/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/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/长在你必经的路旁。”

这是诗人在生命现场写给自然的情书。我想这应该也是写给母亲的情诗。当自己也为人母时,我想起了妈妈嵌在相册里的容颜,翻腾的卷发,鲜丽的嘴唇,善睐的明眸,仿若油桐精心长成的花瓣和花蕊,除了朴素、低调、实用,她也怒放着倔强、任性!

“如何让你遇见我,在最美的时刻。”桐花凋谢后会孕育成一枚枚绿色的果子,成熟后,比小孩子的拳头还大,枝丫都被压弯。人们很细心,把母亲节放在五月,桐花雪落满的山坡,把爱竭尽全力,孤独无处逃避,一面热闹,一面孤寂,并存、共生还可以美丽。

(作者单位: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)

社址: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:100144 传真:(010)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:(010)86423352 出版发行部:(010)86423399 订阅发行: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:每份1.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:工人日报社(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)